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女界鬼域記
第五回 駁告白主席宣理由 代簽名先生顯本領

卻說孔子鯨瞧瞧紙牌上並沒破綻，倒有些不好意思，便老著臉兒，假癡假呆的道了聲「摟摟」，沉魚不禁暗好笑起來，也就答道：「孔先生你認了過便罷，否則定要趕你出局呢。」徐鵬飛喝贊道：「好爽快，好爽快。子翁啊，你別再做曲辯子了。」沉魚道：「徐先生，閒話少講，挨你做頭咧。」徐鵬飛道：「算數。」自此他們一輩子師生，周聚休憩室，興濃濃的玩了終夜。

輸的輸，贏的贏，得意的得意，失意的失意。鶯娘手氣也好，財運也高，累累小皮夾，鈔票洋錢，幾無位置處。沉魚也小有利市，喜溢眉梢，最苦的便是一孔一方，金錢主義，本要讓他最著意，當場極度著些微的，料勿到一雙倒運手，早為財神菩薩所厭棄，僅閱四小時，把三個月苦心得來的薪水，弄得精光打滑一文不留，直到東方大白了，孔子鯨知敗中取勝，希望已絕，未免頓足大慟，逕把身上空空如也的搭膊解了下來，連聲長歎，手簌簌亂顫不停。方士鯤雖較覺鎮靜些，然損失了命根子的錢，也急得顏色灰敗，身子早木了半邊。兩兩相對，正所謂愁人說給愁人聽了。徐鵬飛瞧見他們那付神情，煞是可憐，因勸慰孔方道：「子翁，你們別瘋瘋傻傻，焦急出病來呢。等來齊重整旗鼓，恢復種種已失的利益，也易為反掌的。」子鯨道：「事已至此，只好生薑湯自暖肚子。」話畢，一哄而散。

鶯娘、沉魚自然歡喜不盡的歸向寢所去了，當夜無話，到明朝來，早上十點鐘，沉魚香夢正濃，全校學生卻多半驚得慌慌張張，雪雁姑娘和著紅鸚啊、禿鸞啊、素蝶啊，一群兒姊妹擁到沉魚臥室外，把室門撼了幾撼，原舊動多勿動，雪雁忙起小拳頭，咯咯咯敲了百來下，沉魚因夢頭裡，方迷迷的說著一倍兩倍、紅方黑方一場吐的溫大夢，漸漸被敲門聲驚喚醒了，便詫問道：「那個妖嬈娘，來纏擾欠翁清夢麼？」雪雁隔門答道：「虧你不憂不急，還自賣弄嘴唇皮，想占人家的便宜呢。」說著，門外眾口喧嘩，似軍中吶喊一般，沉魚急推起被囊道：「雁妹子，有那樣大不了事啊？」雪雁道：「別多問，你速開呢。」沉魚道：「敢是鄰近火警麼？」雪雁道：「真火雖然沒有，假火卻燒到屁股頭了。」沉魚道：「休尋開心呢。」雪雁道：「孫子來尋你開心。」沉魚道：「來了來了。」便穿好衣，落下牀帳，將內外衣衫的鈕釦先鈕牢了，然後拖了雙簇嶄全新的緞子鞋兒，方嘻咯一響，除下門門，鸚雁齊入室來，驚顏未定，沉魚道：「究竟何事啊？小娘子家便只般的嚇不起麼？」雪雁口吶道：「昨夕頃已發覺，校長絕早駕臨，竟把咱們自由幸福剝奪得乾乾淨淨，姊姊你想可恐不可恐呢？」沉魚道：「這倒奇怪，咱們的秘密，校長怎生知覺？」雪雁道：「自有兒人通信的。」沉魚道：「可不是北黨裡的那一個快嘴丫頭前去通個信麼？」雪雁道：「我起初也疑是北黨，如今調查確實，才曉得反對咱們的乃是監學李老婆，便那校長出名的告白條兒也是他一人手筆咧。」沉魚聽了監學老婆五字，便暗自沉吟，思想我昨夜跑過臨學室，心忒忒的萬分謹慎，別是他已瞧見麼？隨又問道：「雁妹子，他告白上怎樣寫法呢？」雪雁道：「記不全咧，總而言之都似規若諷，注重在男女的防範。」沉魚道：「喔唷唷，可惡可惡，那告白現在何處啊？」雪雁道：「便貼在大講堂，姊姊看了，怕就憤火中熾，隨即要撕滅了他才快心咧。」

沉魚道：「撕他也無益，不過瞧明白了，方能對病發藥，會議個抵制校長的法兒。」說著一條化龍魚帶領著鸚兒、雁兒、鸞兒、蝶兒，許多鳥部中的閩門健將，飛步往大講堂，氣洶洶先作起風潮的預備，紅鸚道：「沉魚姊，黑字紅圈的告白，你見得麼？」雪雁道：「哼哼哼，竟是張六言韻示了，虧他不自羞，小小校長卻效那地方官吏，對於民體制麼？」紅鸚道：「哈哈，果然果然，勞動李監學倒極意經營，一句句還押他韻咧。」

沉魚道：「妹子們，且慢批評，替我響些兒讀一遍看。」雪雁道：

「阿鸚，這差兒你當了罷。」紅鸚道：「遵命。」說著，逕提起了尖絕俏絕的喉嚨，面壁念道：

男女授受不親，師生更關名分。
李下瓜田可畏，旁人橫肆譏評。
毋謂朝夕相見，彷彿姊妹弟昆。
嫌疑究須引避，休得浪說感情。
畢竟閩內閩外，均當有禮有文。
此後除了上課，交接另訂章程。
不論何時何地，勿容團聚談心。
種種樽薄玩具，付之一炬也應。
研究各科學問，方是正當競爭。
凡屬在校諸君，祈各努力愛名。
幸恕愚言狂直，諦聽諦聽諦聽。校長特白

念完了，沉魚怒從心起，玉容變色，大聲道：「校長期侮咱們，至於此極。是可忍孰不可忍，我輩自主權，被這混賬告白剝奪殆盡了。寧可罷學，決不甘節受制的。」雪雁道：「據姊姊高見，將復為何？」沉魚奮然道：「咱們只死力抵抗，起個大大的風潮，才叫他知我手段呢。」話未畢，忽見鶯娘頭髮蓬鬆，急迫萬狀，踏進大講堂的門來，沉魚道：「啊呀呀，鶯娘妹子，我方才忘卻叫你，你這時才升帳麼？」鶯娘道：「倘非陸老媽子，還沒知那校長突來個消息咧。啊姊姊，你們老清大早，怎麼就鬧起來呢？」沉魚道：「妹子，你倒逍遙自在，說這些沒要緊的話麼？」鶯娘道：「可是校長來堂，有什麼意外的變報啊？」沉魚道：「你知道了，別假問信罷。」鶯娘道：

「哎，我只粗得端倪呀，請問這變報的發生，到底怎樣利害呢？」沉魚道：「很利害，很利害。」便把上項事情一是一二是二的縷述他聽，鶯娘詳悉了那番話劇與告白內容，也自痛恨李監學無端饒舌，歸咎金校長太不用情，頓然杏臉桃腮，滿現了憂惶態度，便愁對沉魚姊：「姊姊，倘必實行這告白，豈非死手縛腳，後患不堪設想呢。」沉魚道：「別慌別慌，我胸中早有成竹了。」說著，又顧而他之道：「雪雁妹子，你快取鈴兒搖起來，咱們要開談話會，集議對付方略咧。」雪雁應聲道：「是。」

即時傳喚管鈴丁大夫，取了個斗大的巨鈴，那知這鈴倒的確老市貨，足有十二三斤的沉重，雪雁才接了在手，他又嬌又細的玉臂，幾乎斷將下來，要想忍著痛，勉力的搖動他，不料鈴兒未動，他的身體卻動了幾動，如隨風楊柳一般，沉魚笑道：

「阿雁，你好一隻天生飯桶啊。」旁邊鶯娘、素蝶瞧那雪雁支持不下，連忙走上來幫助一臂，用盡三人雷廷萬鈞之力，才應酬響得三數響，沉魚道：「算了算了，開會咧。」紅鸚道：「慢著，會場上個規例，先要推定職員，然後可以提議事件呢。」沉魚道：「鸚妹子，瞧你不出，倒比我還老練咧，眾姊妹從速推舉，別挨延了。」眾依言，便公推沉魚為臨時會長，紅鸚為臨時書記，雪雁為演說員，鶯娘為糾儀員，其餘幹事評議招待各員，可無須用得，概歸簡潔，才推舉停當，後面孔方徐三位教習來了，沉魚道：「哈哈，徐先生和孔先生、方先生來做咱們的監察員、贊成員罷。」徐鵬飛道：「妹子吩咐，敢不惟命。」

沉魚道：「徐先生，咱們認你為監察，孔方兩先生只好屈居贊成這列了。」孔子鯨雙手亂搖道：「死也不贊成的，你們若干名犯，自不量力想和校長對壘麼？」沉魚蛾眉直豎道：「校長有多大呢？」孔子鯨道：「誰說不大，咱們這女學堂，譬如一個英國校長好比統屬全英的女皇帝，你們就希小希小螻蟻不如的小百姓了，便我候補衍聖孔子鯨也只退處於葛雷(英國外務部大臣)大奴隸的地位，予奪生殺，事事聽命女王，何況你們小百姓，怎好拋棄俯首帖耳的奴隸天職啊。」沉魚道：「哼哼哼，別說你比他做皇帝，他就真做那攝政親生王，咱們也不受他虐待的。你曾聽見安徽銅官山、河南福公司國民抵抗政府，也復不足為奇，有句古話叫做有理不怕太太公，你道是不是？」說著，孔子鯨舌燥口噤，汗流浹背，一味呆對沉魚，休想能駁詰他一句，逾了四五分鐘，沉魚

又嘲弄子鯨道：「孔先生你怕贊成麼？」子鯨厲色嚴聲道：「小娘子，別發狂了，不服校長命令，輕者記過開除，重者罰金治罪，老實和你說，這取禍之道，還是以不做為妙。」沉魚道：「你別想恫嚇咱們，替校長作說客了。阿方先生你是贊成的。」方士鯤道：「喔唷，我叫聲你老親娘子，休與我混纏罷。」此刻士鯤眼眶中似含有幾分兒宿淚，子鯨也面鐵青青，可悲可怕，依然昨宵輪極發昏的景象。沉魚瞧了，便笑說道：「也不消你老人家贊成的，去罷去罷。」看官們，可知他們不贊成的緣故麼？這也不言而喻的，無非為保守飯碗起見，怕贊成了被校長知悉，立下逐客令，逼他捲鋪蓋滾蛋，一月五十金，更無別處可以騙得咧。因此決裂，回絕沉魚，也叫不得不然呢。話休絮煩。

且說會場上職員，已舉得大致楚楚，先由演說員雪雁說明了開會事由，次則會長沉魚登台宣佈道：「唉，諸姊妹，咱們做學生的應該死守著自由的新主義，發揮著平等的新理想，方算鐵錚錚個女界大好老，為今校長翻轉臉皮，嚴加限制，直叫咱們做個鮮活死人，真正豈有此理，抵制風潮，其何能免！」

我沉魚以菲村弱質，謬充主席，決當合群策群力，以求達戰勝校長之目的。謹就愚見所及，把種種對付校長，駁拒告白，一切特別理由，略陳於眾姊妹之前：

一、對付校長，理由有三：

(甲)方今預備立憲時代，政府裡頭，尚俯就憲政範圍，把數千年來專制的習慣，斬草除根，概給人民以自由權利，上下階級，一掃而空，況咱們不釵不弁的女生，為世界最高貴之人物，豈肯轉受一介校長，強權壓制，對付的理由，此其一。

(乙)咱們入學以來，自由福也享受慣的，頃被李監學語言挑唆，便無聲無臭，一個獨立國，淪入印度、波蘭、高麗之域，後此壓力魔障，一層深一層，咱們就沒日子過了。而且外間的報界、學界，反要議論咱們，一輩子富有奴性，倘或平心下氣的忍受了，不但實際工多所困難，即名譽工也蒙其影響，對付的理由，此其二。

(丙)咱們頑弄吐的，多半趁著夜裡工夫，於日間正課，並沒一毫妨礙，校長監學，論理也無權過問，哇。今監學憑校長，校長偏聽監學，侵權越限，朋比為奸，干涉咱們的秘密，越覺得是恃勢欺人，違背學部定章，此更不可不力謀對付的。

二、駁拒告白，也有三種理由：

(子)授受不親的謬說，向為咱們新學家所死不承認的，且現在通商萬國，新政頒行，中外合為一家，滿漢無分彼此，異種異族，尚然要竭力調和，何況居同校舍同桌。咱們種同族，自我祖軒轅黃帝看來，本是個姊妹弟昆，四萬萬同胞，這話好煞有至理，難道校長竟不曾解得麼？可駁拒的理由，此其一。

(丑)學堂禁品，舍吸食鴉片外，別無他事，至於樗蒲偶戲，大雅風流，自今學務中尊無二斗的人員，如某侍郎、某提學，一個麻雀名家，一個牌九聖手，沉浸濃郁，提倡賭風，何獨禁制咱們呢！況且咱們所玩的是外國行過來無上文明的新花樣，葉紙角兒上，也有幾個亞刺伯的數目字，既可開發心思，又能於算術長些見識，再歇幾年，怕這吐的溫便要列入科學專門了，校長大糊塗，卻想付之一炬，可駁拒的理由，此其二。

(寅)師生一堂相處，和父子家人無異，感情越深，學生的進化也越速，程度也越高，若如其說(指休得浪說感情一語)，是名為防閒男女，實則引起咱們的惡感情，要咱們先生學生意見衝突，像湖北法政學堂學員，不上東洋教習的課，才算好麼？

這更不通不通大不通了，可駁拒的理由，此其三。

具此數理由，方顯得咱們對於校長理直氣壯，再不容輕易放過的了。雖然如此，這會子風潮，其主動力卻發端於監學，須先結果了他，剛算得殺勝會咧。咳，眾姊妹，你們試想想看，那監學的長舌婦，得著風便扯蓬，挑撥弄火，直腳要置咱們於死地呢。我猜測他的意中，也不過挾有些些小勢頭，一來靠著校長和他為議結姊妹，監學一席自分可與天同休，二來靠著他丈夫李某領袖市場，出入衙署，報捐個四品黃堂，鑽營得一張照會，以官界的走狗做商界的蛀蟲，時常腳靴手版，借商董名義，上上滬道轅門，在上海地面居然薄有勢力，故此城社狐鼠，一發肆無忌憚，以銅臭薰天之叫來夫人，卻來蹂躪咱們鐵血填胸的女中奇漢，倘沒兩隻鼻子管，豈不活活的被他氣死呢。

所以推原禍始，校長倒罪從末減，監學實絕對冤家，咱們對付方針，也須公公道道，側重監學一邊的。」話至此，眾皆拍手道妙，沉魚又接續說道：「眾姊妹啊，我今想得三個條款在此，若諸位都以為然，便好公舉代表員和校長開直接談判。」說著，隨後把條款當場宣示，眾又一齊舉手，以表認可的意思。沉魚道：「既承諸位認可，必然要簽了個名，才作得數咧。若不然，萬一交涉失敗，恐就你我退讓，不能以一個人當此重咎呢。」鶯娘道：「哎，姊姊為何作此不吉想啊。」雪雁道：「鶯娘姊，你懂得甚麼來，魚姊兒這話，慮得極是，姊妹們大家來簽名罷。」

於是群女學生都跟了雪雁，哄到書記員桌邊，瞧那紅鸚尚自筆不停揮，把沉魚的要求條款，分作三項逐句書寫出來，寫畢了，各人將自己姓名，簽在紙尾，鶯娘、沉魚只索請紅鸚做捉刀人，代簽了，簽名訖，沉魚點點人數，卻希落落的僅二十有零，便驚訝道：「怎麼只有此數啊！」紅鸚道：「北黨裡七尊星宿，盡沒到來，無怪就見得少咧。」沉魚道：「事事要分南北，這盤賬卻不放在他分南北的。」紅鸚道：「何故呢？」沉魚道：「待看此一番，烏龜爬戶檻，不倚仗著全體的勢力，那能夠壓倒校長！」

鸚妹子，煩你在北黨自習所，強迫得他們簽一簽名，也是樁大大的功勞呢。」紅鸚道：「這卻不消強迫得，就替他畫一畫，也沒甚關礙的。」徐鵬飛在旁笑道：「對啊對啊，大概會場上議事，只要多數允認，餘可作為默許的了。」沉魚道：「好好，徐先生，請你老家家代那竹林七賢(指北黨七女生)草草不恭的寫一筆罷。」

鵬飛道：「我也要題個名兒麼？」沉魚道：「呸，叫你做搶替呀。」

鵬飛道：「使得使得。」便向書記員取枝筆兒，咂一咂筆頭，蘸些兒天然墨，把王一鵬、沈三鳳等七個芳名，逐一寫完結了，沉魚道：「喔唷，畢竟先生大筆，紅鸚妹子，你未免退避三舍咧。」紅鸚道：「自然呢，青出於藍本也罕有的。」沉魚道：